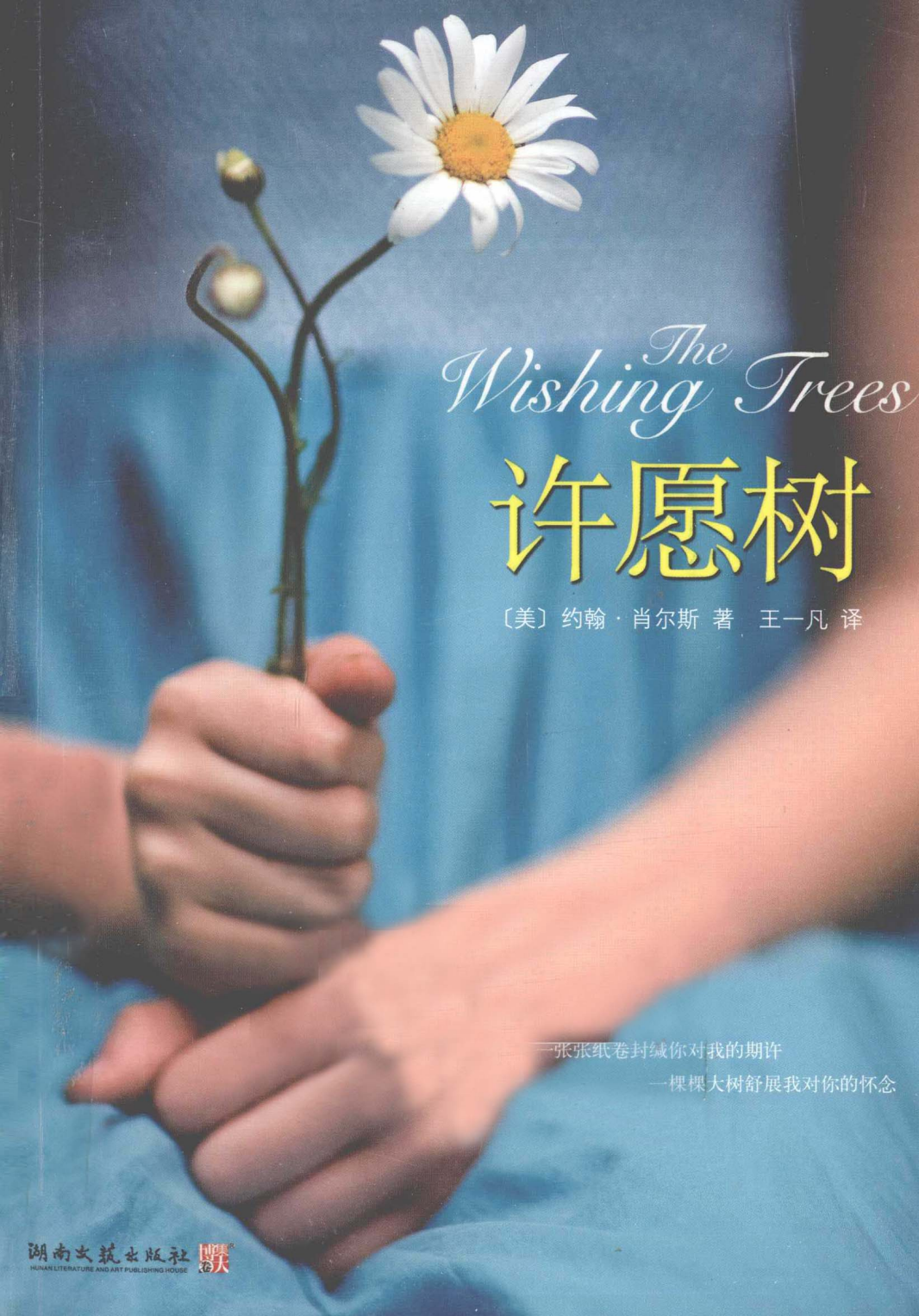


A close-up photograph of a hand holding a daisy flower. The hand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left, with fingers gently gripping the stem. The daisy has a bright yellow center and white petals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out-of-focus blue. The overall mood is gentle and hopeful.

The Wishing Trees

许愿树

〔美〕约翰·肖尔斯 著 王一凡 译

一张张纸卷封缄你对我的期许

一棵棵大树舒展我对你的怀念

The Wishing Trees



许愿树

〔美〕约翰·肖尔斯 著 王一凡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许愿树 / (美) 肖尔斯 (Shors, J.) 著 ; 王一凡译
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书名原文: The Wishing Trees

ISBN 978-7-5404-4830-1

I. ①许… II. ①肖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851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1-054

上架建议: 外国流行小说

Copyright©2010 by John Shor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aura Dail Literary Agency Inc.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许愿树

作 者: [美] 约翰·肖尔斯

译 者: 王一凡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易 见 耿会芬

策划编辑: 孙淑慧

特约编辑: 尹艳霞

版权支持: 辛 艳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江山社稷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30 千字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4830-1

定 价: 29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。

艾丽森——谢谢你与我一起游荡。我爱你。

苏菲和杰克——没有什么比你们的微笑更让我觉得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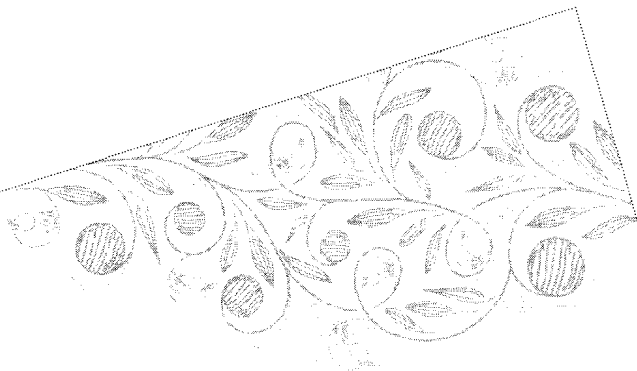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CONTENTS

- 美国** : 我，一个来自曼哈顿的女孩。而你，一个来自澳大利亚乡
合二为一 : 村的男孩。一定是上天安排好了我们的邂逅。我们的故事
001 : 由此开始。而这个故事永远不会结束。故事的中途我们一
起环游世界，一同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

- 日本** : 我猜你会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去日本。也许你们可以坐在河
苏醒的记忆 : 边的一棵大樱花树下，看看那落英缤纷的美景。你还记得
009 : 以前我们老是伸出舌头，试着去把落花接住吗？我真怀念
那些日子。

- 尼泊尔** : 旅行总是让伊恩很有俗世凡人的感觉，似乎和陌生人走在
攀登与坠落 : 同一条小路上也就相当于和他们分享着自己的一部分，分
063 : 享着人生的一段旅程。

- 泰国** : 人们把泰国叫做微笑之国是有原因的。我觉得那里的人是
微笑之国 : 我遇到的最开心的一群人。泰国人也许没有崭新的鞋子、
127 : 豪华的住宅，或是整洁的牙齿，但他们是开心的。



印度

时间脸颊上的一滴泪

171

现在，我写着这封信，想着我们手牵手一起在泰姬陵漫步的情形，我们走在一位失去了爱妻的国王的足迹后面，走在成百上千万曾经爱过、失去过、又再次拥有爱的游客们的足迹后面。

中国香港

痛苦与快乐

227

风吹动着树叶，这是来自北方的风，来自中国内陆的风。风很轻柔，一点也不猛烈，但它却好像给他带来了一个答案——好像是在对他说着什么，又好像是凯特送给他的礼物。

越南

她眼眸中的光芒

279

我熬过了最开始的那些日子，那是最痛苦的时候。每天，我都恢复一点点，慢慢地，我就好了。因为时间就是我的朋友。一天一天，变成了一周一周，一周一周又变成了一月一月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

埃及

选择

343

在尼罗河上，她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回到了过去，这种感觉比在他们已经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强烈。她敢肯定，尼罗河就和这个世界一样古老。

中国香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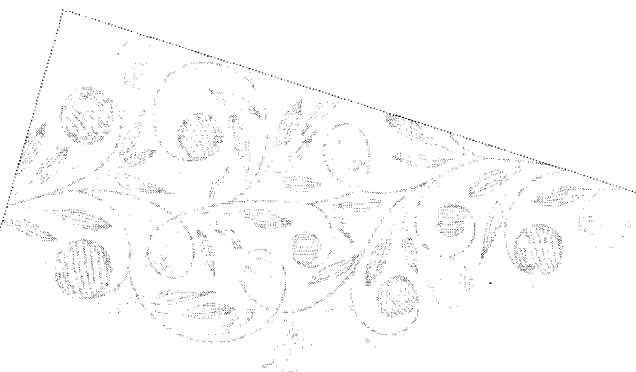
陌生人的微笑

373

那男人和女人经常手牵手。男孩子则坐在两个女孩旁边，和她们一起玩耍，就像是兄弟姐妹，但他们并没有同样的肤色和血缘。

后记

376



美国

合二为一

我，一个来自曼哈顿的女孩。而你，一个来自澳大利亚乡村的男孩。一定是上天安排好了我们的邂逅。我们的故事由此开始。而这个故事永远不会结束。故事的中途我们一起环游世界，一同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

“一扇门关闭，就会有另一扇门开启。”

——美国谚语

伊恩看着熟睡中的玛蒂，她蜷着身，似乎还在紧紧依偎着他，她双臂搭在一个枕头上，那是他小心翼翼放在她身旁的。多少个夜晚，这枕头就充当着他的替身，他不在的时候，安慰她，带给她温暖和一丝属于他的气息。特大号的床铺让他这个十岁的女儿显得格外娇小。她看上去是那么脆弱、那么孤独，就好像没有他在身边，她就会散架。一如往常，看着熟睡中的玛蒂，伊恩的眼泪又涌上了眼眶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她几乎都是她已故母亲的翻版。几年前，玛蒂曾经用在附近公园里见到的景物与自己作比。她说她的头发与橡树皮的颜色类似。她还确信，在某个时候，蓝天一定是慢慢融进了她的眼眸，因为它们和她抬头所见的天空的颜色一模一样。母亲问她脸上的小雀斑从何而来，玛蒂会沉思一会，环顾公园。最后回答说，那些雀斑是她打盹时，飘落到她脸上的树叶的微小碎屑。

伊恩回想起来，玛蒂和凯特以前都是这样对话的——仿佛她俩有着同样的心思和视界。玛蒂并没有刻意去模仿母亲，或是效仿母亲的

个性特点。然而，玛蒂看上去就像是个缩小版的凯特，仿佛是凯特的DNA被规整妥当，渗透到了玛蒂的言谈举止和思维想法之中。和母亲一样，玛蒂充满了艺术天赋和好奇心。她的内心承载着母亲的爱与欢笑。以前，无论去什么地方，他们三个几乎形影不离，玛蒂和凯特会手牵着手——即便是玛蒂已经长大，而她的朋友们都已经羞于在公众场合表达对父母爱意的时候，也不例外。

伊恩俯下身，躺在玛蒂身边的床沿上。以前凯特都是睡在这边的，他抚摸着温暖过她的被单。虽然他最后一次触摸她的肌肤，已经是十个月之前了，但失去她的痛楚还是那么强烈，仿佛她的辞世不过是昨天的事情。他仍然感觉到空虚，感觉到自己是不完整的，好像他的灵魂想要随她而去，但却被束缚在这凡尘俗世。凭借自己的意志，也出于他对玛蒂的爱，他修补了这个受困灵魂的某些部分——他把它的碎片拼接起来，就像在修补一个打碎了的花瓶。但是，他担心自己内心的这个部分再也无法自由翱翔了。一只受过伤的小鸟也许能再次学会如何飞翔，但那种不受羁绊的自由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无论是什么让那只小鸟坠落，那东西永远都会在远处阴森地潜匿。

玛蒂在熟睡中躁动起来，把伊恩给她盖好的被子和毛毯都踢开了。他仔细地又替她盖好，弯下腰去亲了亲她额头上的小雀斑。他走到一面古董镜子前，停下脚步，这面镜子是凯特挂在床对面的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他的模样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。堂堂六尺之躯现已有了些微的驼背。两鬓显出缕缕灰白，那灰白在他头顶慢慢扩张，像是在湖面不断延伸的冰层。他瘦了二十磅，身形看上去更像个大学生而非中年男人。甚至他的双眼也不一样了——虽然还是褐色，但其中的光彩已然消退。

伊恩摇摇头，并不喜欢镜中的自己。他走出卧室。这幢褐石小屋的一切基本保持着凯特在世时的原样。每个角落、每处空地，都会勾起他的回忆，他不知道他们的房产经纪人那天有没有接到愿意买房的客户的电话。反正他已经无法在这四面墙之间继续住下去了。他想玛蒂也是一样。伊恩觉得，他们的家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工作也无法让他感到丝毫慰藉——倒是玛蒂花花绿绿的涂鸦让他稍得安慰。他看了一眼凯特的照片，不过，头一回，他没有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看。他打开衣柜，从里面拿出一份包装完好的礼物，这是十个月前凯特交给他的，三天后她就过世了。她要他保证，在他生日时才打开这份礼物。而他也忍住了冲动，信守了自己的承诺。

伊恩坐在椅子上，把礼物放在膝盖上。他闻着包装纸的味道，希望能嗅到一丝凯特留下的气息。他想象着她在包装盒上打蝴蝶结时的情形，吻了吻那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包装盒上没有卡片，在过去的十个月里，他无数次地想过这个问题。凯特是不会忘记这样的事情的，这不是她的作风，她一直都很喜欢用手写东西。除非迫不得已，她和他之间的信息传递都是通过纸笔。

伊恩深吸了一口气，摸着包装纸的边缘。他的心跳开始加速。脖子后面一阵刺痛。那张包装纸拦住了他。它就像是盖在棺木上的一面旗帜，他必须慎重地对待它。凯特曾经细心地包好它，他也必须细心地拆开。“里面是什么呢，我的爱？”他轻声问道，这句曼哈顿英语中夹着浓浓的澳大利亚口音，从旁边的窗户飘了出去。

一个盒子很快露了出来——一个红色的鞋盒。他赶紧打开盒盖，最先看到的是个信封。信封下面大概有十几个黑色的胶卷筒。伊恩掀起嘴，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封信。一看到凯特漂亮的字迹，他又忍不

住落泪。即便是在面对死亡、忍受痛苦的时候，她的字迹仍然是那么稳重从容。

伊恩：

你知道吗？当人们去世的时候，他们的爱并不会随之消失。我敢确定这一点，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虽然我躺在病床上，一天比一天憔悴，我对你和玛蒂的爱却在不断增长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的内心只感受到了对你们俩的爱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。这爱像热带野草般生长，让周围的一切都相形见绌，它不断向上，争取着阳光和热量。是的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

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，毫无疑问，是命运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不然，我们怎么都会决定去日本教英语呢？我，一个来自曼哈顿的女孩。而你，一个来自澳大利亚乡村的男孩。一定是上天安排好了我们的邂逅。我们的故事由此开始。而这个故事永远不会结束。故事的中途我们一起环游世界，一同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

你还记得我们去泰姬陵的时候，导游告诉我们国王和他妻子的故事吗？他是那么爱她。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，他想知道她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她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——为她修建一幢漂亮的房子，每到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去那里为她点燃一支蜡烛。这位女子临终前的愿望变成了泰姬陵。

我也有一个最后的心愿。也许比她的心愿简单，但并非很容易就能办到。我希望你和玛蒂能够快乐。这就是我的遗愿。我希望你们俩在为我伤心完以后，能够开心起来。如果你们悲伤痛

苦，我会无法安息，所以，请为了我，开心起来。再次放声大笑，像以前那样打打闹闹。再次让自己自由。

还记得吗？在我生病之前，我们计划要重新游历亚洲，把我们以前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，以此庆祝我们结婚十五周年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们会有玛蒂相伴左右。那时候的我们是那么兴奋、那么生气勃勃、那么快乐。

我想要你，我的爱人，带她走上那样的旅程。看一看我们渴望去看的地方，感受我们想去感受的一切。你能为了我这样做吗？请一定要再去看看你我热爱的那片土地，走一走我们打算要再去走的旅程。你们要教会对方再次去感受快乐。请一定尽快出发，我在每个胶卷筒上都做了记号，写了某一个国家的名字，等你到了那个国家以后，就打开对应的胶卷筒。有六个是给你的，六个是给玛蒂的，都是我们最初计划行程中的国家。在你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前，请不要打开它们。

带上我的人寿保险金作为旅途上的费用。你大概已经卖掉了你的公司，我希望你现在还没有新开一家。工作的时间总会有的。

请一定要走这一趟。拜托了。我希望能和你们一起去。但是，很抱歉，我不得不离开。我那么努力地想要留下来。我奋力抗争，直到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一个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人。到那时，我才放弃了抗争。

你还记得吗？亲爱的，我们以前总是给对方写诗。当你到了国外，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看看满天繁星，想想那些诗。当初，你为我写下第一首诗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属于你了。诗歌让我们更加

亲密。

请满足我最后的心愿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但为了我、为了玛蒂，也为了你自己，请踏上这段旅程。在异国他乡留下你们的足迹，沿途的路上你们要相互照顾、彼此扶持。你们以前是那么爱讲笑话，那么爱笑。我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看着你们一起开怀大笑。你们一定要再次欢笑。你们也一定会再次欢笑的。

我爱你，伊恩。记住我写的这些话——我们是属于彼此的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。时间不能。空间不能。任何阻隔都不能。我对你们俩的爱永远都不会消失，它就像是汪洋大海，而你们就是海里的盐和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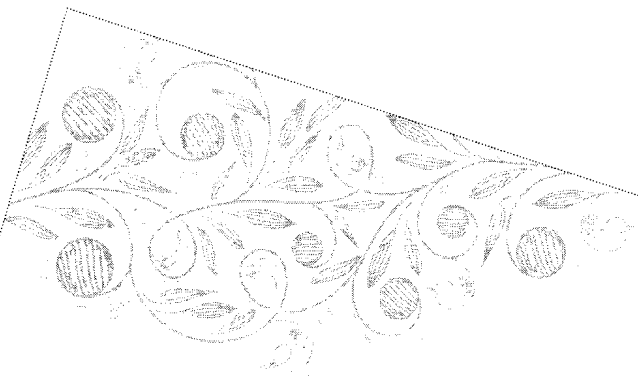
我爱你和玛蒂，直到永远。

你的凯特

伊恩抱住头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过了许久，他才用手抚摸着她的字迹，仔细想着她话语中的意思。他不想在没有凯特的情况下再去亚洲，这样的旅行只会是空洞的、苍白的。但是，他们的小女儿看上去又是那么迷惘。他尝试了无数方法，无时无刻不想让她开心一点，让她走出这段阴影。虽然有时候，他也会让她的脸庞明亮起来，但那样的情况总是像秋日落叶般转瞬即逝。

伊恩一遍遍读着这封信，直到筋疲力尽，再也无法思考，也没有了任何感觉。他躺在玛蒂身边，把她抱紧，吻着她，然后闭上双眼，任由黑夜将自己吞没。



日本

苏醒的记忆

我猜你会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去日本。也许你们可以坐在河边的一棵大樱花树下，看看那落英缤纷的美景。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老是伸出舌头，试着去把落花接住吗？我真怀念那些日子。

“良言一句三冬暖。”

——日本谚语

“这里也不是那么离谱吧，对不对？”伊恩一边问，一边帮玛蒂坐到座位上，很高兴能从东京摩肩接踵的人行道上解脱出来。

玛蒂盯着眼前的小传送带，这条传送带把一盘盘寿司送到长桌旁的顾客面前。寿司摆在不同颜色的盘子上，玛蒂看过来又看过去。

“为什么有这么多颜色呢？”她问，长时间坐飞机让她有些疲劳，她说话的声音很慢、很低沉——这和她父亲的声音完全不同，伊恩说话带着澳大利亚口音，语速总是很快。

伊恩朝一位走过他们身边的服务员点点头。“每个颜色的盘子代表不同的价钱，宝贝。绿色盘子里的寿司最便宜。蓝色盘子的价格适中，红色最贵，以此类推。这是这里上菜的方法——很快，而且很有效率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想尝一尝吗？”

“好呀。”

穿着黑色T恤衫和短裙的服务员问他们要不要点喝的。伊恩用心

回忆着日语，绞尽脑汁想出了几个词。服务员记下他点的东西，走开了，玛蒂玩着自己的长辫子，把它往下巴上蹭。伊恩抱着玛蒂说：“她一定以为我脑子有问题。”他希望能说点什么逗玛蒂笑笑，这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一个执着的目标。“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是点了水，还是告诉她我们很想去游泳。”

玛蒂只是盯着面前的盘子，心想，也许自己能把它们画下来。
“你和妈妈以前来过这里吗？”

“没有，宝贝。东京有三千万人。这里比纽约都要大。到处都有这样的餐馆，所以要两次去往同一个地方就好比大海捞针一样。再说，我们以前住在京都，只来过东京两三次。”

玛蒂心不在焉地点头，继续研究着各种各样的寿司。好多盘子里都摆着粉色、红色、白色、橙色的鱼肉片，也有鱼籽、章鱼须、虾仁，一瓶瓶啤酒和清酒不断地从玛蒂的右边转到左边。她看见一个男人坐在隔她两张椅子的地方，面前已经堆起了十几个空盘子。她很惊讶，一个个子那么小的人怎么能吃下那么多东西呢？

玛蒂打量那个男人的时候，伊恩却在看着玛蒂。自从凯特过世以后，玛蒂就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了。她还是会问很多问题，但似乎让她感兴趣的只是答案本身，而不是聊天的过程。以前，玛蒂总是迫不及待地和父母分享她对世界的看法。但是现在，母亲过世一年半以后，她似乎已经对分享自己的看法这件事情失去了兴趣。

“我猜，在这里，你就算是条章鱼也没什么用，”伊恩看着旁边的一位客人正在大口享用着章鱼须，说，“有八条腿也照样被人吃掉。”

玛蒂脸上露出一抹微笑。那笑容就像是初升的太阳，让伊恩